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三十二回 女菩薩賤糶賑饑 眾鄉宦愧心慕義

歉歲歎無辰，萬室艱辛。 突門蛛網釜生塵，炊桂為薪，顆粒米、價重如珍。
施濟有鈞裙，義切鄉鄰。
發興平糶救饑貧，義俠遠謀，甄後似、馮寶失人。

—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從辛亥這一年水旱，誰想不止繡江縣一處，也是天下太平日久，普天地下大約都是驕縱淫佚之處，做得也都是越禮犯義的事，所以上天都一視同仁的降了災罰。但別處的災荒俱有搭救：或是鄉宦舉監裡邊銀子成幾百兩拿出來賑濟，米穀幾百石家拿出來煮粥；鄉宦們肯上公本，求聖恩浩蕩；將錢糧或是蠲免，或暫停征；還有發了內帑救濟災黎；即鄉宦不肯上本，百姓們也有上公疏的；就是鄉宦們自己不肯上本，也還到兩院府道上個公呈，求他代奏。只有這武城縣，在京師的也沒有甚麼見任鄉宦可以上得本；在家中幾家鄉宦，你就看了那鄉里在那滾湯烈火裡頭受罪，只當不曾看見，要一點悲氣兒也是沒有的。那百姓們，你就使扁擔擡他的肚子，這是屁也放不出一個來。

那個循良的徐大尹又行取離任去了。這樣人也沒有得吃的年成，把那錢糧按了分數，定了限期，三四十板打了比較。小米買到八兩一石，那漕糧還不肯上本乞恩改了折色，把人家孩童兒女都拿了監追。這還說是正供錢糧由不得自己，但這等荒年，那詞訟裡邊，這卻可以減省得的。一張狀遞將上去，不管有理沒理，准將出來，差人拘喚要錢；聽審的時候，各樣人役要錢；審狀的時候，或指了修理衙字，竟是三四十兩罰銀；或是罰米折錢、罰穀折錢、罰紙折錢、罰木頭折錢、罰磚瓦折錢、罰土坯折錢。注限了三日要，你就要到第四日去納，也是不依。賣復房產地土出去，雖說值十個的賣不上一個的錢，也還救了性命；再若房屋地土賣不出去，這只得把性命上納罷了。把一個當家的人逼死了，愁那寡婦孤兒不接連了死去？死得乾淨，又把他的家事估了絕產，限定了價錢，派與那四鄰上價。每因一件小事，不知要干連多少人家。人到了這個田地，也怪不得他恨地怨天，咒生望死，看看的把些百姓死了十分中的八分。

卻說晁夫人見這樣饑荒，心中十分不忍，把那節年積住的糧食，夜晚睡不著覺的時候，料算了一算，差不多有兩萬的光景；從老早的喚了雍山莊上的季春江，填上管莊的晁住，吩咐他兩莊上的居民，一家也不許他移徙；查了他一家幾口，記了口數，與他穀吃，五日一支。凡莊上一家有事，眾家護衛，不許坐視。這等時候，那個莊上不打家劫舍？那個莊上不鼠竊狗偷？那個莊上不餓草枕藉？惟晁家這兩個莊上，也不下六七百人家，沒有一家流移外去的，沒有一人餓死的。本處人有得吃了，不用做賊；外莊人要來他莊上做賊的，合莊的老婆漢子就如豺狗陣的一般。雖然沒有甚麼堅甲利兵，只一頓又把掃帚攆得那賊老官兔子就是他兒！那鄰莊人見他這莊上人心堅固，所用者少，所保者大，那大姓人家也只得跟了他學，所以也存住了許多莊戶。倒只是那城裡的居民禁不得日日消磨，弄得那通衢鬧市幾乎沒了人煙。更兼這樣荒年時候，人間的乖氣上升，天上的龔氣下降，掩翳得那日月不陰不晴，不紅不白，通似有紗廚羅帳罩住的，久沒有一些光彩。

晁夫人起先等那官府有甚賑濟的良方，杳無影響，又等那鄉宦富室有甚麼捐輸，又絕無音信，只得發出五千穀子來零糶與人，每人每日止許一升。脫不了剩下的那幾個殘民也是有數的人，人也是認得的了，所以也不用甚麼記名給票，防那些衙役豪勢冒糶的人。

那時穀價四錢八分一斗，他只要一分二釐一升，折算銅錢十二個。有人說道：「四十八個錢的穀，只問人要十二個錢，何不連這幾個錢也不要，爽利濟貧，也好圖那欽獎？如今豈不是名利俱無了？」晁夫人道：「我兩次受了朝廷的恩典，還要那欽獎做甚？父母公祖，鄉宦大家，俱不肯捐出些來賑濟，我一個老寡婦難道好形容他們不成？我也不過是碗死水，舀得乾了，還有甚麼指望？賣幾個錢在這裡，等好了年成，我還要糶補原數，預備荒年哩。」人都說晁夫人說得有理。

定了日子，叫晁鳳、晁書兩個管糶，一個看錢，一個發穀。起先也多有糶了又來，要轉賣營利的，認住了不與他糶去，後來漸漸的也就沒了。又有說家口人多，一升不足用的，要多糶升數。說道：「你家果是人多，叫他自己來糶，以便查認。」這些饑民有了賤穀，便可以吃得飽飯，吃了飽飯，便有了氣力可以替人家做得活，傭得工，便有了這一日糶穀的錢，不用費力措處。又有那真正痲瘋殘疾的人，他卻那裡有一日十二個錢來買穀？只得托了兩個鄉約、任直合族入晁近仁、晁邦邦分了東西兩個粥廠，一日一頓，每人一大杓，也有足足的四碗。虧了這四個人都有良心，能體貼晁夫人的好意，不肯在裡邊刮削東西。大約每人止得兩合足米，便也盡過數用的。行了不足十日，不特消弭了那洶洶之勢，且是那街上卻有了人走動，似有了幾分太平的光景。城中一個舉人鄉宦，曾做陝西富平知縣，叫是武鄉雲，聽見晁夫人這般義舉，說道：「此等美舉，我們峨冠博帶的人一些也不做，反教一個三絳梳頭兩截穿衣的女人做了，還要這鬚眉做甚？這也可羞！」也搜括了幾百石穀，一邊平糶，一邊煮粥。

晁夫人知道，差人與他去說：「晁奶奶那邊極沒有人手，又要糶穀，又要煮粥，兩下裡照管不來，也沒有這許多米糧。今得武爺這一幫助，成了這一場好事。兩邊都煮粥，兩邊都賣穀，只怕這邊買了穀的，又往那邊去買，那邊吃了粥的，又往這邊來吃，稽查不得，可惜負了這段好心。今叫來稟武爺商議：我們與武爺這邊，或是一邊專只糶穀，或是一邊專管舍粥，人又不得冒支，又省得兩下照管。」

武鄉宦喜道：「你奶奶慮的極是，我還沒想這裡！不然，還是你奶奶那裡糶穀，我這裡舍粥罷。我聽得人說，你那裡捨的粥極有方略。是甚麼人管理？」差去的人晁鳳說道：「因沒得力的人，只得央了俺那裡兩個鄉約，一個叫是任直，一個叫是靳時韶，還合自己族裡的兩位。」武鄉宦問說：「這四個人，他家裡都過的麼？肯乾來替咱支使？」晁鳳說：「奶奶先合他說來，叫他：『這粥裡頭莫要枯剋他們的，我另酬謝你罷。』」說過，見一月每人送他五斗米，這四個人可也好。一個貧人一頓合著兩合米，也就稠稠的四滿碗粥。」武鄉宦說：「我要煮粥，不然也還在你廠裡，也還仗賴那兩個鄉約，每月每人也送他五斗米。只怕那兩位族人，我不好煩他的，另著兩個人看著。多拜上奶奶，明日是十月初一日，就是我這裡煮粥罷。」

晁鳳回了話，晁夫人著實喜歡，叫了晁近仁、晁邦邦回來，二人一遞，五日輪流，幫著糶穀，替下晁鳳、晁書一個來家裡走動。別的鄉宦見武鄉宦舉了這事，也都算計做這事，俱說：「晁夫人說得是。」大家合併在武鄉宦那裡，一遞十日煮粥，俱是任直、靳時韶兩個照管。後來那些富家大姓漸漸的都出來捐米捐柴，附在各人親戚鄉宦之處。從頭年十月初一為始，直到來年五月初一為止，通共七個月，也只用了二千七百六七十石米。晁夫人是九月十五日糶穀起，至來年四月十五日止，也是七個月，共糶過穀八千四百石。可喜收了麥子，拿住了秋苗，完成了這一片救人的心腸，成就了這一賑荒的美事。

看官聽說：但凡人做好事的，就如那苦行修行的一般。那修行的人修到那將次得道的時候，千姿百態，不知有多少魔頭出來瑣碎。你只是要明心見性，任他甚麼蛇蟲毒蟒，惡鬼豺狼，刀兵水火，認得都是幻景，只堅忍了不要理他，這就是得道的根器。

那唱《曇花記》的木清泰，被賓頭盧祖師山玄卿仙伯哄到一座古廟獨自一人過夜，群魔歷試他，憑他怎的，只是一個不理，這才成了佛祖。若到其間，略有個怯懼的心腸，卻不把棄家修道幾年苦行的工夫可惜丟掉了？這人要幹件好事，也就有無數的妖魔鬼怪出來打攪。你若把事體見得明白，心性耐得堅牢，憑他甚麼撓亂，這一件好事，我決要做成，這事便沒有不成之理。你若正這件事做得興頭，忽然鑽出個人來，象那九良星打攪蔡興宗造洛陽橋的一般，灰一灰心，懈一懈志，前功盡棄。晁夫人一個女流之輩，罄囊拿出一萬四五千穀賑濟那鄉里饑民，這只怕那慷慨的男子也還做不出的事，他卻輕省做了，卻不知道也受了多少的閒氣。若是沒有耐性的人，從那入秋の時節，也使個性子，糶不成這穀了。

晁無憂走來說道：「三奶奶，這糶萬把石穀不係小事，如何不托孫子，倒托兩個家人？我情願來與三奶奶效勞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晁書、晁鳳左右都是閒人，叫他自己兩人糶罷，不要誤了你們的正事。」晁無憂道：「只怕他兩個存心不善。這樣貴穀，三奶奶，你只要十二個錢一升，他每升多要四五文，就每升多要二三文，一二文，這就該多少錢哩？或將一石裡邊攙上四五升秕穀，或是精糠，三奶奶，你都那裡查帳？若是我在裡面，這事那個敢做！三奶奶，你糶一斗，是你老人家一石的福；如今為甚麼丟了這些糧食，你老人家又沒積了福，叫別人賺了錢去？」晁夫人道：「這兩個狗頭，我恩養著他，幹這事，他就不怕我，沒的也不怕那神靈麼？一個救人的東西，幹這事，他也不待活哩！」晁無憂道：「既三奶奶不用我糶穀，我替三奶奶看著煮粥罷。」晁夫人道：「你早說好來。我已叫了晁近仁合晁淳他兩個分管去了。」晁無憂道：「這三奶奶別要管他，你只許了口叫我去看，他兩個，我管打發他去，不用三奶奶費心。」晁夫人說：「我即叫了他來，他正看得好好的，為甚麼打發他去？叫他看著罷了。」

晁無憂雌了一頭子灰，沒顏落色的往家去了。後來武鄉宦煮了粥，晁近仁合晁邦邦辭了回來，晁夫人又叫他一遞五日幫著晁書們糶穀。晁無憂心中懷恨，故意的裝了兩壺薄熬燒酒吃在肚子時，蓋著那扶臉彈子猴屁股一般，踉踉蹌蹌走到糶穀所在。恰好晁近仁、晁邦邦都在那裡合晁書、晁鳳算那一日糶出的穀數。晁無憂涎瞪著一雙賊眼，望著晁近仁兩個說道：「怎麼你兩個就是孔聖人，有德行的，看著煮粥，又看著糶穀？俺俺就是柳盜跖，是強盜，是賊，拿著俺不當人，當賊待，看著煮粥就落米，看著糶穀就偷谷？呢！你兩個吃的也夠了，也該略退一步了，讓別人也呵點湯，看撐出薄屎勞來，沒人替你漿褲子！賊狗頭！我把那沒良心的媽拿驢子雞巴入他的眼！」

晁近仁還沒做聲，晁邦邦恃著是他的叔輩，又恃著有點氣力，出來問說：「晁無憂小二子！誰是賊狗頭沒良心？你待人誰媽的眼？你每日架落著七叔降人，你在旁裡戳短拳！你如今越發自己出來降人哩！」晁無憂道：「什麼？我自己單身降不起你麼？單只架落著七叔降人？今日七叔沒在這裡，咱兩個就見個高低，怕一怕的不是那人扶裡生的！」一邊就摘了帽子，陸了網子，脫了布衫子，口裡罵說：「你要今日不殺我的，就是那指甲蓋大的鬻羔兒！晁邦邦是好漢，你就打殺我！」晁邦邦把一條板凳掀倒，踉下一條腿來，說道：「我就打殺你這臭蟲，替戶族裡除了一害，咱也馳馳名！」要撐著往外出來。

晁近仁合晁書、晁鳳狠命的將晁邦邦拉住，不叫他出來，說：「你看他吃了酒哩？理他做甚麼？等他醒了酒，你是叔，他是姪兒，他自然與你賠理。」晁無憂說：「扯淡的扶養們！你希罕你拉他！我這裡巴著南牆望他打死我哩！再要拉他的，我入他媽那眼！我吃了酒，我吃了你媽那扶酒來！」

晁鳳說：「淳叔，你聽我說，你別合他一般見識。他紅了眼睛，情管就作下。你就待打仗，改日別處打去；您在這門口打仗，打下禍來，這是來補報奶奶的好處哩？」晁邦邦說：「我齊頭裡不是為這個付著，我怕他麼？你看他趕盡殺絕的往前撐。」那時街上圍住了無數的人看，他正在那人圍的圈子裡頭，光著脊梁，猙著頭，那裡跳搭。

那郊城驛驛丞姓夏，叫是夏少坡，極是個性氣的人，從河上接了官回來，打那裡經過，頭裡拿板子的說：「順著！順著！」晁無憂只當是典史，略讓了一讓，抬頭認是驛丞，從新跳到街心，罵道：「什麼我是馬夫麼？你驛丞管著我雞巴哩！吩兒晦兒的！」

夏驛丞句句聽得甚真，自己把馬牙將回來，說道：「你攔著街撒潑，我怕括著你，叫你順順。我沒衝撞你甚麼，我沒曾說我管的著你那雞巴。但你也管不著我驛丞，你為甚麼降我？」晁無憂說：「怎麼一個官兒只許你行走，沒的不許俺罵罵街？俺是馬夫？俺是徒夫？鬻俺些麼送你？沒有錢。你打我哩！」夏驛丞說：「我就打你這光棍何妨！」叫出那門裡頭的人來問說：「他為甚麼在這裡罵？他罵的是誰？」

晁邦邦出去，還沒開口，晁無憂說：「我罵的誰，我自身！不罵著郊城驛的驛丞！」晁邦邦將從前以往的事告訴了詳細。夏驛丞說：「這們可惡！替我拿下去打！打出禍來，我夏驛丞耽著，往您下人推一推的也不是人！著實打！」兩個拿板子的起先拿他不倒，添上那個打傘的，一個牽馬的，一個背拜匣的，五個人服事他一位，按倒在地，剝了褲，他還口裡不乾不淨的胡罵。

夏驛丞說：「咱不打就別打，咱既是打了，就剝他兩剝，他也只說咱打來。咱不如就象模樣的打他兩下子罷！」喝著數打到五板。他還說：「由他！我待不見打哩！只怕打了擔不下來，你悔！」驛丞也不理他。打到十板，他才說：「我是吃了兩鐘酒，老爹合我一般見識待怎麼？」打到十五板，口裡叫爺不住，說：「小的瞎了眼，不認的爺，小的該死！」夏驛丞只是喝了叫打，足足的二十五個大板，叫人帶到驛裡來：「等你先告狀，不如我先申了文書做原告好。」晁無憂說：「小的敢告甚麼狀？老爺可憐超生狗命罷！」夏驛丞只是不理，帶到驛裡，叫人寫了公文，說他攔街辱罵，脫剝了衣裳，扯羅驛丞的員領。他那媳婦子知道，慌了，央了許多街鄰合鄉約公正，都齊去央那驛丞做了個開手，叫他立了個服罪的文紙，放他去了。

晁邦邦們進去告訴了晁夫人，晁夫人說：「你看我通是做夢！外頭這們亂烘，我家裡一點兒不曉的。這不是自作自受的麼！別人還說甚麼著極，我聽說他家裡還有好些糧食哩，放著安穩日子不過，這們作孽哩！」晁邦邦道：「你可說麼？也可要他消受。年時這們年成，別人沒收一粒糧食，偏他還打了十一二石菽麥，見囤著五六十石穀，他今年的麥子又好，二十畝麥子算計打三十石哩。這可虧了他三個死乞白賴的拉住我，不教我打他，說他紅了眼，象心風的一般，不久就惹下。說著夠多大一會，自己撞這二十五板子在臀上。」

晁夫人說：「這驛丞可也硬幫，常時沒聽的驛丞敢打人。」晁邦邦說：「有名的，人叫他夏驛子。他恃著他的姑夫是楊閣老，如今絲上還怕他哩！」晁夫人說：「嗔道！你可沒要緊的惹他做甚麼？」晁書娘子插口說：「也是那一年這街上打了眾人沒打他，他如今來補數哩。」晁邦邦說：「他們沒說麼？可的就是那一年打俺的那個去處。」晁書娘子又說道：「呢！叫七爺仔細，只剩下他沒在這街上打哩。」晁邦邦說：「休忙！只怕也是看不透的事哩。」

再說晁思才一日裡叫人抗著三布袋大頭穀子，來到糶穀的去處，叫晁邦邦合晁鳳攙在穀裡出糶與人，要換三布袋好穀與他。晁鳳說：「這事俺不敢做。前日二哥還對奶奶說俺多賣了錢，穀裡攙穀子合糠哩。這要幹這個，可是他說的是真了。」晁思才說：「這沒帳。您這糶幾千穀哩，一石攙不的一升，就帶出去了，你不合奶奶說，奶奶有耳報麼？」晁鳳說：「這族裡就只七爺一位，別說攙在穀裡，就不攙，合俺也送得起兩石穀與七爺吃。難為除了七爺，還有七家子哩！不消別人，只叫二哥知道，我吃不他的，只好兜著罷了。七爺，你就怪我些也罷，不敢奉承。」晁思才說：「你替我放著，我自家合您奶奶說去。」要見晁夫人。

看門的進去說了，請他進去。他見了晁夫人，把那話來說的細聲妾氣的道：「嫂子，你是也使了些穀，渾身替你念佛的也夠一千萬人。如今四山五嶽那一處沒傳了去？光只俺兩口子，這一日不知替嫂子念多少佛，願調姪兒多少。一日兩頓飯，沒端碗，先打著問心替嫂子念一千聲佛，這碗飯才敢往口裡撥拉。」

晁夫人道：「你老七沒的家說！你吃你那飯罷，你嚼說我待怎麼？我往後只面紅耳熱的，都是你兩口子念誦的。」晁思才道：「這沒的是嫂子強著誰來？只是嫂子的好處在人心裡。嫂子，你說：『晁思才，你變個狗填還我！』我要難一難兒，不變個狗，這狗還是人養的哩！」晁夫人道：「你待說甚麼正經話，你說罷，別要沒要緊的瞎淘淘！」晁思才道：「嫂子，你只不信我的這一個狗心，只說是淘瞎話，把我的心屈也屈死了！」晁夫人道：「誰這裡說你是假心哩？可只是有甚麼正經話，請說罷！」晁思才道：「你看嫂子！我這就是正經話。」晁夫人道：「再還有別的話沒有？若沒有話了，外邊請坐，我叫人收拾飯你吃。」就待往裡進去。

晁思才趕上一步說：「還有一事合嫂子說哩。我有三布袋穀，夠兩石，我嫌他黃米做不的水飯，換咱那糶的白穀，好撩水飯割麥子吃。」晁夫人說：「你那穀哩？」晁思才說：「抗在咱前頭哩。」晁夫人說：「脫不了是糶給人，黃穀沒的是不好的麼？你叫他們換給你去。」晁思才說：「我這裡就謝嫂子的作成。」作揖不迭，晁夫人說：「黃穀換白穀，謝甚麼作成？」

晁思才也沒等吃飯，出去對著晁鳳合晁邦邦道：「我合你三孀說了，叫照著數兒換給我哩！快些倒下換上，家裡還等著碾了吃晌飯哩！」晁鳳說：「淳叔，你看著，且消停，等我到家再問聲奶奶去，省得做下不是，惹的奶奶心裡不自在。」晁思才說：「我

沒的有說謊的？你問何妨？只是怕耽擱了工夫。」晁鳳道：「我問聲奶奶不差，也耽擱不了甚麼。」

進去問說：「奶奶吩咐把七爺的那穀子換穀給他？」晁夫人說：「甚麼穀子！你七爺說他的是黃米，不好撩水飯，要換咱的白穀。我說：『脫不了是糶給人，黃米怕怎麼？沒的人家糶了去，都撩水飯哩？』怎麼你說是穀子？」晁鳳道：「甚麼黃穀！是糠裡揚出來的大頭穀子，叫我攬在穀裡糶給人家，可換好穀給他。俺沒敢依他，說來合奶奶說，說奶奶吩咐叫照著數把給他哩。」晁夫人扯脖子帶臉通紅的說道：「怎麼來！誰■烤著我糶穀？我拿穀子攬著哄人！要是穀子，不消換，各人守著各人的！」

晁鳳出去說道：「虧我進去問聲，要不，這不又做下不是了。奶奶說：『我的乃是黃穀換白穀。』這是穀換穀子。」晁思才老羞變成怒的罵道：「扯淡的奴才！俺換了俺晁家的穀去，沒換你這扯淡的奴才的穀！」千搗包，萬搗包，罵個不住。又說：「忘恩負義！沒良心！沒天理！晁無晏那伙子人待來搶你的屋業，我左攔右攔的不叫他們動手。如今叫你守著萬貫家財，兩石穀不換給我，我教你由他！你說有了兒子麼？『牡丹雖好，全憑綠葉扶持』。你如今已是七十多的老婆子，十來歲的孩子，只怕也還用著我老七相幫，就使鐵箍子箍住了頭麼？」叫人：「抗著咱那穀，不希罕使他的！看我餓殺不！留著咱秋裡陰裏，也渾身丟不了。晁淳，晁鳳，咱留著慢慢的算帳，再看本事！」

晁鳳冤冤屈屈的對著晁夫人學那晁思才說的那話。晁夫人道：「王皮隨他們怎麼的罷，我只聽天由命的。倒沒的這們些前怕狼，後怕虎哩！」晁書娘子說：「何如？我說不該招惹他。沒的捨了四頃地，好幾十石糧食，四五十兩銀子，惹的人家撒騷放屁的！」晁夫人道：「狗！沒的我做得不是來？您只顧抱怨我！」晁書娘子方才不做聲了。

再說縣官，那鄉宦們後來也都出來煮粥，都不去問他借，偏偏來問晁夫人借穀五百石與孤貧囚犯的月糧。晁夫人也只得應付去了。那邵強仁的老婆，伍小川的小子，說是被晁源的事把他累死，上門指了糶穀，每家賴了一石。又武義、麥其心、傅惠也來糶穀為繇，都賴得穀去。雖然山鬼伎倆無窮，亦幸得老僧的不睹不聞也莫盡，所以也不曾落他的障魔，畢竟成就了正果。再聽後回結束。